

FICTION 100  
AN ANTHOLOGY OF SHORT STORIES



世界经典小说100篇  
(上册)

卡夫卡等◎著 陈登颐◎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014061728

I14  
320  
V1

FICTION 100  
AN ANTHOLOGY OF SHORT STORIES



世界经典小说100篇  
(上册)

卡夫卡等◎著 陈登颐◎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47401

214  
320  
V1

## 出版前言

本书是由著名翻译家陈登颐翻译的西方高校文学系中短篇小说教材，基本是参照美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4年出版的《小说一百篇：英文世界短篇小说集》（*Fiction 100: An Anthology of Short Stories*）编译而成，该书是由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詹姆斯·H. 皮克林（James H. Pickering）教授编选的，他根据自己十多年的教学经验选取世界杰出的中短篇小说以作为大学的小说教材。该书出版后，一再加印再版，迅速成为西方高校必读的小说教材，对西方乃至全世界的短篇小说教育和普及都有重大的影响。

本书的中文版初版于1982年10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陈登颐译为《世界小说100篇》，分上中下三册。虽然历经岁月的沧桑变迁，但因其独特的选本和高品质的翻译而广受赞誉。本次重新出版，改名为《世界经典小说100篇》，同样分为上中下三册。陈登颐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精通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日语等，不但翻译了《世界小说100篇》、《月亮宝石》、《希腊棺材之谜》、《神秘的鹰鸦谷》等文学作品，还译有《舒曼论音乐与音乐家》、《交响音乐分析》等音乐理论著作。

任何一本选集，无论内容多么丰富，编者总会遇到“选择什么”的难题。《世界经典小说100篇》也不例外。从很现实的意义来说，卷帙越浩繁，也就越难选。篇幅越大，就越需要有一个选择的原则。本书所编选的中短篇小说，首先是考虑其故事情节是否引人入胜，是否有文学价值。不仅如此，要使这本小说集具有世界性，横的方面要代表广泛的题材、主题、文学技巧和风格，而纵的方面又要显示出短篇小说从19世纪初叶可辨认的萌芽形态起到当代的发展、演变、沿革和传统，所以这本选集取精用宏，既能代表新颖流派，也包括读者已熟悉的作品。本集中大约三分之一是过去脍炙人口、众所称道的小说，即所谓传世名作。因为一篇好小说，不管选进了多少集子，都仍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源泉，能使读者百读不厌，从中得到无穷乐趣，每次评论分析都能发现一些新

的东西。另一方面，该选集又选进了许多新的乃至当代的小说，许多篇都是几乎从来没有编选过的，能显示20世纪下半叶短篇小说的发展动向。

与原英文版相比，陈登颐先生翻译的版本删去了原英文版的9篇小说，另选了9篇补入，即约翰·契弗的《海洋》、亨利·詹姆斯的《黛西·米勒》、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园会》、尤多拉·韦尔蒂的《慈善访问》、井上靖的《核桃林》、巴尔扎克的《刽子手》、斯蒂芬·茨威格的《看不见的珍藏》。原英文版的书末附有“作者简介”，把作者生平和重要著作做了简略介绍，中文版均提前，放在每篇文章的首页，作为作者的介绍说明，以便于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文章。

另外，原英文版中篇目的顺序是按作者姓名排列的，而1982年中文版既未按原著的顺序，也看不出所遵循的原则。本次出版基本上保留了1982年版的篇目顺序，但细节处做了调整，把同一作者的作品编排在一起，这样逻辑清晰，也便于读者阅读。而且，该书英文版首版时有不少的作家还在世或是在文坛崭露头角，后来这些作家中有的发表了新的作品，有的获得了国际文学奖项，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本次出版对作家的介绍都进行了修改完善，以便为读者提供更详实、更准确的信息。随着时代的变迁，1982年中译本的英译、法译或其他译本转译的人名、书名和地名等，乃至文字叙述中的俗语、俚语、方言、标点等，有些和现在的阅读习惯相差太大，所以本次出版，在尽量保证原译稿原汁原味的同时，也做了大量的修订工作，以使其更符合21世纪读者的阅读口味。

本书用朴实流畅的文字娓娓道出一个个生动的文学故事，以生动明快的语言描述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鲜明人物，用故事和人物展现了世界各国一百多年的文学风貌，勾勒出短篇小说发展演进的脉络，是读者在较短时间内了解世界文学的理想读本。



# 目 录

## CONTENTS

- 001 被捆绑的人 [奥地利] 伊尔莎·艾兴格  
*The Bound Man* by Ilse Aichinger
- 012 我想知道为什么 [美] 舍伍德·安德森  
*I Want to Know Why* by Sherwood Anderson
- 021 今朝今夕如水流逝 [美] 詹姆斯·鲍德温  
*This Morning, This Evening, So Soon* by James Baldwin
- 061 奇卡莫加人 [美] 安布罗斯·比尔斯  
*Chickamauga* by Ambrose Bierce
- 067 每日圣诞 [德] 海因里希·伯尔  
*Christmas Every Day* by Heinrich Böll
- 086 夏天的悲剧 [美] 阿纳·邦当  
*A Summer Tragedy* by Arna Bontemps
- 096 交叉小径的花园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The Garden of Forking Paths* by Jorge Luis Borges
- 106 混乱的图书馆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The Library of Babel* by Jorge Luis Borges
- 113 南方 [阿根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The South* by Jorge Luis Borges
- 119 她摆好了筵席 [英] 伊丽莎白·鲍恩  
*Her Table Spread* by Elizabeth Bowen
- 128 天文学家的妻子 [美] 凯·博伊尔  
*Astronomer's Wife* by Kay Boyle

- 134 2002年8月的夜会 [美] 雷·布雷德伯里  
*August 2002: Night Meeting* by Ray Bradbury
- 143 来客 [法] 阿尔贝·加缪  
*The Guest* by Albert Camus
- 155 乡下丈夫 [美] 约翰·契弗  
*The Country Husband* by John Cheever
- 179 海洋 [美] 约翰·契弗  
*The Ocean* by John Cheever
- 196 打赌 [俄] 安东·契诃夫  
*The Bet* by Anton Chekhov
- 203 宝贝儿 [俄] 安东·契诃夫  
*The Darling* by Anton Chekhov
- 214 醋栗 [俄] 安东·契诃夫  
*Gooseberries* by Anton Chekhov
- 223 手电筒 [美] 埃尔德里奇·克利弗  
*The Flashlight* by Eldridge Cleaver
- 252 一个旅客关于恐怖床的故事 [英] 威尔基·柯林斯  
*The Traveler's Story of a Terribly Stranger Bed* by Wilkie Collins
- 266 安东尼·加斯廷的求婚 [英] 休伯特·克雷坎索普  
*Anthony Garstin's Courtship* by Hubert Crackanthorpe
- 291 秘密伙伴 [英] 约瑟夫·康拉德  
*The Secret Sharer* by Joseph Conrad
- 327 蓝色旅馆 [美] 斯蒂芬·克莱恩  
*The Blue Hotel* by Stephen Crane
- 352 幽雅 [美] 罗伯特·克里利  
*The Grace* by Robert Creeley

- 358 信号员 [英] 查尔斯·狄更斯  
*The Signal-Man* by Charles Dickens
- 371 小水手的故事 [丹麦] 伊萨克·迪内森  
*The Sailor-Boy's Tale* by Isak Dinesen
- 381 宾果王 [美] 拉尔夫·埃利森  
*King of the Bingo Game* by Ralph Ellison
- 391 干燥的九月 [美] 威廉·福克纳  
*Dry September* by William Faulkner
- 403 老人 [美] 威廉·福克纳  
*The Old People* by William Faulkner
- 419 夕阳 [美] 威廉·福克纳  
*The Evening Sun* by William Faulkner
- 436 好人难寻 [美] 弗兰纳里·奥康纳  
*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by Flannery O'Connor
- 450 塑造的黑人 [美] 弗兰纳里·奥康纳  
*The Artificial Nigger* by Flannery O'Connor
- 469 新兴者必相会 [美] 弗兰纳里·奥康纳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by Flannery O'Connor
- 483 赦免 [美]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Absolution* by Scott Fitzgerald
- 498 行善圣人朱利安的传奇 [法] 古斯塔夫·福楼拜  
*The Legend of Saint Julian the Hospitaller* by Gustave Flaubert

## 被捆缚的人

[奥地利] 伊尔莎·艾兴格

阳光照在他脸上，把他弄醒了，可随即又使他闭上了眼睛。毫无遮拦的阳光沿着坡地倾泻下来，合成了一股股光的溪流，招引来一群一群的苍蝇。这些苍蝇从他脑门上低低地飞过，嗡嗡地盘旋着，打算降落，却又被新飞来的一群群苍蝇代替了。他想挥手把苍蝇驱赶开，这才发现自己被捆住了。一根细细的绳子勒他的胳膊，他只好放下胳膊，又睁开了眼睛，向下看看，他的双腿也被捆得结实实的。一段绳子，缚在他脚踝周围，横一道竖一道地交叉着缚住他的腿，一直到大腿根为止；然后一直上去把他的臀部、胸脯和臂膀也统统捆住。他看不见绳子在什么地方打结，他虽然明白自己动弹不了，却并没有显露出害怕和慌张的神态。他挣扎了一下，发现绳子捆缚得不算太紧，两腿还有些活动的余地，他身体

---

伊尔莎·艾兴格（1921— ），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犹太血统使得她全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深受纳粹党人的迫害。她的第一部小说《第四道门》写的就是其遭纳粹迫害的亲身经历。她曾学过医，在学医的同时开始创作之路。艾兴格被视为“德语文学中的边缘人”，小题材作品大师。她的小说独特之处在于以寓意方式揭示现实，探讨人的存在问题。1995年她获得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代表作品有《被捆缚的人》、《更大的希望》、《我的稻草父亲》等。



周围的绳子，差不多还是松松的，他的两只胳膊虽被缚在一起，却并没有绑在身上，也有一点活动的余地。看到这儿，他微笑起来，心想，也许是孩子们对他耍了个恶作剧吧。

他想去摸刀子，可是这一动弹，绳子又勒紧他的肌肉了。他又小心翼翼地试了一次，却发现口袋空空如也，不仅是他的刀子不翼而飞，连身边带的一点零钱和外衣也统统无影无踪，脚上的鞋子也被取走了。他舔舔嘴唇，尝到一股血腥味，血从他的太阳穴顺着脸颊淌下来，流过下巴和脖颈，一直流到衬衫里面。他的眼睛火辣辣的疼痛，睁开的时间长了，就看见天空里有一道道红色的条纹。

他打定主意站起来，他尽可能地把两膝往上抬起，把手撑在新长出的青草上，一个鲤鱼打挺，猛地蹦起来。头顶上接骨木的树枝碰到他的一边脸颊上，太阳光明晃晃地使他眼花缭乱，绳子紧紧地勒进他的肌肉，他又摔倒在地，痛得几乎要昏过去。他又试了一次，也失败了。他咬紧牙关，再接再厉地尝试，直到鞭痕破裂，血流如注。他只好静躺了好大一会儿，一动不动，听凭阳光和苍蝇随便摆布他。

他第二次醒来时，接骨木的树荫已经投在他身上了。它的枝叶遮住阳光，使他感到阵阵凉爽。一定是有人猛击他的头部，然后把他放倒在地，小心翼翼地，就好像母亲下地干活的时候把自己的婴儿放在一丛灌木后面一样。

他逃脱的希望全寄托在绳子给予他的自由度上了。他把胳膊肘撑到地上，试验了一下，绳子一绷紧，他就停下来，然后越发当心地重新尝试，要是他蹦起来，手能够到头顶上的树枝，他就能够攀住树枝，使身体直立起来，可惜够不着。他又把头向后仰，贴在草地上，就势滚翻，挣扎着两膝着地来了个起跪，他用脚趾扒地，身体向上一耸，这一来几乎没有费多大劲就站了起来。

几步之外就是那条横贯高原的小径，草地上野石竹和蓟草正在开花，他想抬起脚，避免践踏到蓟草上，可是缚住他脚踝的绳子，却拽住他的脚，使他抬不起来，他不禁垂下目光看看自己。

绳子在脚踝处打了个结，开玩笑似的在腿上横七竖八地绕了许多道。他小心地俯下身，打算把绳子松开点。可是尽管绳子好像不太紧，他却无法使它更松一些，为了避免光脚板踩到蓟草上扎上刺，他只好像鸟儿似的一蹦一蹦跳过蓟草。

一根树枝嘎巴一声折断了，他倏地停住脚步。这一带的人动辄耍恶作剧，他想到没有能力自卫，蓦地一惊，接着又向前蹦去，到了那条小路。阳光下绿灿灿

的草地向下伸展，他看不到最近村庄的影子，他要是不加快速度，照这样慢腾腾地，到不了最近的村庄，天就要黑了。

他试着走路，发现如果他把脚稍微抬起一些，在绳子绷紧之前，赶紧放下，就可以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他以同样的办法，居然也能稍微摆动胳膊了。

走了第一步，他摔倒了。正好横卧在路上，把尘土扬了起来。他料想，旁观者忍住笑已经好长时间了，这一定会引起哈哈大笑。可是四周仍旧静悄悄地，原野里只有他一个人。尘土刚刚落下去，他就爬起来继续往前走。他向下看，观察着绳子松弛了，又绷紧，然后又松弛下来。

第一批萤火虫出现的时候，他能抬起头来向上看了，他感到又能控制自己的行动了，他本来迫不及待地要赶到最近的村庄，现在这种急躁心情缓和下来了。

饥饿使他头晕目眩，他觉得好像走得很快，连摩托车也撵不上他。他一会儿感到仿佛伫立不动，一会儿又感到脚下土地急速向后飞驰，好像一个逆流而上的游泳者，感到这条土地的河流向后疾速流逝，卷走了西北风吹得向南弯曲的树枝，卷走了发育不全的矮树，卷走了长梗鲜花盛开的草地。最后，这条土地的河流淹没了灌木丛和幼树，只剩下天空和浮在水面上的这个人。月亮已经升起了。皎洁的光辉照亮了高原光秃秃的、隆起的顶部；照亮了长满幼草的小路；照亮了小路上以慎重而快速的步伐向前移动的那个被捆绑的人；照亮了就在他前面蹿过小山、又急速地蹿下坡去的两只野兔。虽然在这个季节，夜晚天气还很凉，将近半夜时分这个被捆绑的人还是在一处陡坡的边上躺下，进入了梦乡。

驯兽人和他的马戏团在城郊外田野里露宿，在晨光熹微中，瞧见那个被捆绑的人沉思地看着地面沿着小径走来。那个被捆绑的人停住脚步，弯下腰来，一只手向旁边平伸，以保持平衡，另一只手捡起一只空酒瓶，然后又挺腰直立。他缓慢地向前走，以免被绳子勒疼，然而在这马戏团老板眼里看来，他的动作，却好像是故意把大幅度的迅速的动作，控制为小的急促的动作，显得出奇的优美，老板看得着迷了，被捆绑的人这时正四下环顾，想找块石头，以便砸碎酒瓶，用瓶颈的碎玻璃割断绳索。这时，驯兽人赶紧越过荒野，走到他面前。就是幼豹最初学会跳跃，也没有使他这样满心喜悦。

“女士们，先生们，被捆绑的人！”他的最初几个动作就引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站在舞台边上的驯兽人听到这阵掌声，激动得热血沸腾，脸都涨红了。被捆绑的人站了起来。每次他这样做，都像四足走兽一旦能后腿直立时那样

感到惊喜。他跪下，起立，蹦跳，把大车的轱辘推得骨碌碌满台转。观众看迷了，他们就像看到一只鸟故意留在地面上蹦来蹦去那样感到惊奇有趣。被捆缚的人非常吸引观众，他荒谬可笑的步子、短促的蹦跳，他的基本动作表演，使得走钢索的把式都相形见绌，索然寡味了。他的名声越来越响，传遍遐迩。其实他并没有多少动作，说实在的，也只是很平常的一些动作，就是他每天白天在昏暗的帐篷里不断练习，以便在束缚中仍保持生活行动自由的那些。当他完全处于绳索限制之内的时候，他是完全自由的。绳索非但不能约束他的行动，反而使他插上了翅膀，使他的蹦跳显得怪有意思，就跟在夏季温暖的天气里候鸟展翅北飞前，在天空中转着小圈子翱翔盘旋，同样地有意义。

邻近一带所有的孩子们都玩起了“被捆缚的人”的游戏，他们分成几组，互相竞赛。有一天，马戏团的人发现一个小女孩被捆住，放在一道沟里，一条绳索绕在她脖子上，把她勒得几乎透不过气来。他们给她松了绑。当晚演出结束后，被捆缚的人发表了一次演说，他言简意赅地对大家幽默地说被捆得太紧，连蹦跳也蹦跳不成那就毫无意思了。打这次演说以后，大家又把他看作滑稽演员。

车队经过阳光灿烂的草地，帐篷桩子打进地里，又拔出来，马戏团又开拔到下一个村庄，于是报幕人又喊起了：“女士们，先生们，被捆缚的人！”已经到了夏季最热的三伏天了，太阳发挥威力把洼地里的鱼塘晒得越来越浅，好像老天对鱼塘里暗淡的倒影感到高兴，把河面上的水像揭奶皮一样一层又一层地蒸发掉，把草原晒成枯焦龟裂。这时每个会走路的人都去看被捆缚的人。

许多人想仔细观察一下，他是怎样被捆缚起来的。于是马戏团的老板在每场演出后都宣布，如果有谁怀疑绳结是假的，怀疑绳索是橡皮的，尽管检查。被捆缚的人总是在帐篷外边等待观众。他有时哈哈大笑，有时一本正经，伸出胳膊，让大家检查。许多人乘机把他的面容仔细端详一番，还有许多人认真检查，察看绳子是否结实，试试他脚踝上的绳结是否打得很牢，察看捆缚他四肢的绳子有多长。大家询问他，他怎么会被捆绑起来的。他耐心地回答大家的问题，每次的说法都一样。他说自己是在睡觉的时候被人捆起来的，醒来的时候，发现东西都被偷光了。一般强盗总是把被抢的人捆得紧紧的丝毫不能动弹，干这抢劫案的人当时一定感到时间很紧迫，所以捆得松了一点，他还能勉强动弹，不过也是够紧的，行动起来非常困难。大家指出他的动作学得蛮不错，他回答那是逼出来的，否则又怎么办呢。

每晚他上床睡觉前，总要在炉火前边坐一段时间。马戏团的老板问他，为什么不编一个更动人的故事。他总是回答，他说的是事实，没有丝毫编谎，接着便脸红了，躲到阴影里。

他和其他演员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每次演出后，别人都卸装，而他却从来不解开绳索。他的每个日常动作都耐人寻味，饶有兴趣。村里的居民经常聚在帐篷附近，连着几个小时观看，一直等到他从炉子前边起来，滚进毯子里去，大家才散开去。有时天色已经蒙蒙亮了，他才看到这些人影消失。

马戏团老板经常说，他应当在晚场演出后，解开绳子，第二天再让人重新捆绑起来，不解开是毫无道理的。老板指出，就拿走钢索的演员来说吧，他们总不能在钢索上过夜吧。不过他也只是说说而已，解开绳子的事谁也没有认真搁在心里。

被捆绑的人的名声就在于他总是被捆着，他每次要洗澡，总得连衣服一起洗，每次要洗衣服，也得连带洗个澡。每天清晨，太阳刚露面，他就跳进河里去洗澡，但他总是非常小心，不敢离岸太远，以免被激流冲走。

马戏团老板很清楚，演员们都嫉妒这个被捆绑的人，要保护他免受大家的伤害，只有让他无依无靠，引起别人一点同情。所以每天早晨当他下河洗澡的时候，老板故意不叫别人去帮忙，而让大家冷眼旁观，看他衣服湿淋淋地粘在身上，在河里挣扎着从一块石头摸到另一块石头。老板的妻子指出就是耐用的褥单也经不起这样没完没了的折腾，而被捆绑的人的衣服，肯定不是什么好料子缝制的。对于诸如此类的意见，老板总是简短地回答，不会长久这样下去的，被捆绑的人演出一个夏季便算了事。他这样说并不是认真这样想，只是像一个不想戒赌的赌徒那样对别人口是心非，随便搪塞。其实他是根本不想让那被捆绑的人走的，他宁可抛弃马戏团里所有的狮子和走钢索的演员，也舍不得让他走。

走钢索的演员们在练习跳火的那个夜晚证实了这一点。后来老板确信他们之所以在仲夏的夜晚练习跳火，就是存心要伤害那个被捆绑的人。他和平日一样躺卧着观看他们练习，脸上带着一种独特的笑容，这可能是真实的笑容，也可能是摇曳的火光照在他脸上的幻影。谁也不知道他的底细，因为他从来没有谈起过那天他从树林里走出来以前的事情。

那天晚上两个演员突然抓住他的胳膊和腿把他抬到火堆的边缘，开玩笑地把他在火上边晃来晃去，然后把他从火焰上边甩过去，另外两个演员在火焰那

一边，伸手将他接住。后来他们扔得太近了，在那边的两个人却又往后退了一步——他们后来解释，这是为了吓唬他一下——结果没有接住，被捆绑的人落到火焰边上，那根绳子已经烧焦了一点儿。要不是马戏团老板抓住他的胳膊，赶快把他拖开的话，他就要被灼伤了。老板确信，他们的目的主要是把绳子烧断，他当场就把那四个人解雇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老板的妻子被草地上的脚步声惊醒了，赶紧起床跑到外面，及时制止了那个丑角的最后一个恶作剧。他手拿一把剪刀，老板娘问他想干什么，他一口咬定自己不打算害那个被捆绑的人的性命，只是因为怜悯他行动不便，才打算把他的绳子绞断。这个丑角也被解雇了。

被捆绑的人觉得这些人想弄断他的绳索未免有些奇怪，因为他要是想使自己自由的话，随时都可以做到。不过他想在解开束缚之前，再学些新的跳跃动作。他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有时便想起了孩子们的顺口溜：“我们和马戏团一起旅行，我们和马戏团一起旅行。”他听得见对岸顺流而下的回家的观众们的笑语声喧，他看得见月光下河水闪烁着的光芒，看得见柳树茂密的顶梢上抽出的新枝条，他还没有想到秋天。

马戏团主人害怕被捆绑的人在睡觉时遇到危险，接二连三地有人想趁他睡觉时解开他的绳索，这主要是那几个被解雇的走钢索的演员自己干或是出钱唆使孩子们干的。不过对于这些还可以采取措施加以防范。最大的危险来自被捆绑的人自己，他在睡梦中往往忘记了绳索。在黎明的黑暗中醒来往往感到惊惧，他愤怒地试图起来，失去了平衡，栽倒在地。他忘记了隔夜观众的欢呼，他还有些睡意朦胧。他的情况恰恰和一个被绞死的人相反，他的脖子是唯一自由的地方。在这样的時候，在他的手够得到的地方，千万不能放刀子。在清晨，马戏团主人有时派自己的妻子去看被捆绑的人是否安然如故。如果他还在酣睡，她就俯身摸摸绳子。由于潮湿和泥土，绳子捆得更结实了。她试试绳子的自由度，摸摸他易于被绳子磨蹭破的腕部和踝部。

大家关于被捆绑的人编造了各种各样的谣言。有的说，他是自己捆绑起来，故意编了被抢劫的谎言。到了将近夏末的时候，这几乎成了大家众口一词的说法。还有些人认为，他是请马戏团的人把自己捆起来的，说不定是和马戏团主人串通起来的。他说起被强盗抢劫、捆绑的这段经历总是含糊其辞，吞吞吐吐说不下去，这就更助长了这些谣言的广泛流传。那些仍然相信他遭受抢劫的人，都受



到大家嘲笑。谁也不知道马戏团主人费了多少唇舌，才把他挽留住。他经常说，夏天已经过了一大半，他在马戏团里待够了，他打算离开。

然而，他后来再也不提要离开的事情了。当老板娘到河边给他送饭并且问他打算待在他们这儿多久的时候，他总是默然不答。她想他是习惯了，倒并不是对于被捆绑习惯了，而是习惯成自然地片刻也不忘记他是被捆绑的人（他在这种处境中，也只能习惯这一点）。她问他是否认为自己一直被捆有点可笑，他回答他不认为可笑，既然各种奇形怪状的人——丑角、畸形人、滑稽演员（且不说大象和老虎）都随着马戏团巡回演出，那么一个被捆绑的人就不能跟马戏团一起巡回演出吗？他告诉她自己在练习哪些动作，发现了哪些新动作，在弹拂野兽面前的苍蝇时又想出了哪些有趣的把戏。他对她说，他每做一个动作总是预先想到绳子的羁绊作用，总是约束自己的动作，使绳子不至于绷紧。她知道有几天他从大车上跳下来，或是在早晨拍打马的肋部的时候，就好像在梦里走动一样。她观看他容光焕发地、几乎不用手扶、一下子就跳越过双杠。他还告诉她，有时他几乎感到根本没有被绳子捆绑。她回答说，是啊，既然随时准备解开绳子，就不要把被捆绑的事放在心上。他同意她的看法——他只要愿意，随时可以解开绳子。

后来那女人简直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更关心那个人，还是更关心捆绑他的那根绳子。她告诉他解开绳子以后，仍旧可以跟马戏团一起巡回演出。但是她对自己的话并不相信。解开绳子以后，他的动作还有什么意思呢，他这个人又有什么票房价值呢？而且他解开了绳子就会离开他们，他们在一起的愉快时光就要结束了。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挨着他坐在河畔边的石头上，而不至于引起怀疑了。她知道他只有被捆绑着，才会继续待在马戏团里，才会继续和她谈话（内容完全是关于绳子的事情）。她一说起绳子自有其优点，他就开始说绳子是如何不方便。而他一谈起绳子的优点，她就竭力劝他把绳子解开。这些絮絮叨叨的话，好像夏日一样没有尽头。

还有些时候，她一想到自己的谈话会促使他早日离开，就感到忧心忡忡。有时她在半夜时分起床，越过草地，到他睡的地方。她想摇揉他，把他唤醒，请他别解开绳子。可是她看见他掀开毯子伸着腿，双臂缚在一起，像一具尸体般直挺挺地躺着，她觉得他如果再这样跟马戏团巡回演出下去，皮肉都会磨破，露出骨节来。第二天早晨她就比以前更诚心地恳求他把绳子解掉。

天气越来越凉爽了，这使她产生了希望。秋天快来了，眼看他不能再像以前

那样穿着衣服跳到河里去了。可是说也奇怪，他以前在初夏对绳子不感兴趣，现在一想到要失去绳子却又感到心灰意懒。

收割庄稼的人的歌声“夏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使他心里充满不祥的预兆。但是他明白很快就要换衣服了，而一旦解开绳子，肯定就不能再捆得和原来一模一样。就在这时，马戏团老板开始谈起往南方去演出。

炎热的天气一下子变成无风的干冷的天气，帐篷里成天要生火了。每当被捆绑的人从马车上跳下来，他就感到脚下的野草是寒冷的。野草已经成熟了，梗茎弯了下来，马儿都站在那儿做梦。野兽甚至在睡觉的时候也蹲伏着打算腾跳起来，它们的阴郁情绪好像正在身体里积聚起来即将爆发。

有一天一只幼狼逃走了。马戏团老板没有声张，以免大家惊慌失措。可是那只狼立即就蹿到邻近的村庄咬死了牲口。居民们起初以为这只狼是感到严冬快要来临而下山觅食的。可是不久马戏团里的人就怀疑这只狼是由他们那儿逃出来的。狼逃走这件事老板既然瞒不过马戏团里的人，那么不消多长时间，这件事势必泄露出去。马戏团里的人自动向邻近各村村长表示愿意捕杀这只狼，可是他们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终于大家公开地纷纷责骂马戏团给邻近村庄带来危害，好多人都不来看马戏了。

被捆绑的人对着只上了半座的观众席，继续演出，他的动作仍然是那么令人惊异地灵活自如。白天他在像银箔一样透亮的秋空下，在周围的山丘之间闲逛，并且在日晒最长的地方躺下休息。不久他就找到一个暮色最晚降临的地方，他一直睡到暮烟四合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从枯萎的草地上起来。他下山时必须经过南坡上的一座小树林。有一天晚上他看见两道绿莹莹的磷光。他知道这光不是从教堂窗户来的，他一刻也不存在幻想，他明白这两道绿光是什么。

他停了下来。这野兽钻过叶片渐渐稀少的树丛向他走来。他能分辨出它的形状、它的头颈倾斜的轮廓线、它拖在地上的尾巴和向后缩的头部。如果他没有被捆绑的话，也许他就要试图逃走了；可是他既然被捆绑着，无法溜跑，他竟然毫不惧怕了。他双臂悬垂，镇定地屹立着，俯视着这只狼的倒竖的毛底下的肌肉，它的肌肉像他自己在绳子下面的肌肉一样绷得紧邦邦的。他以为他和狼之间还隔开一段距离，晚风还在他们之间吹着。不料就在这时这野兽突然跃扑过来。被捆绑的人忙全神贯注，顺从绳索的约束而行动。

他运用了经过多次考验的审慎思考力，猛然抓住狼的喉咙。刹那间，他心中

萌发了爱护生物的善心，萌发了对这只四脚动物未泯灭的良知的爱护心，可是它们很快又立即消失了。他做了个大鸟展翼般的动作——他突然感到，只有当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捆绑的时候，飞翔才是可能的——飞扑到这只野兽身上，把它摔到地上，他为失去了四肢的自由而感到欣喜，因为正是这种致命的自由使人败在野兽的爪牙之下。

正是由于他四肢的每一动作，必须适应捆绑他的绳索，他在这场搏斗中才获得了自由——这是豹子的自由、狼的自由，或是在晚风中摇曳的花朵的自由。他斜躺着顺着山坡翻滚下来，用自己的赤脚夹住狼的两只后腿，用手抱住狼头。他感到，落叶柔和地抚摩着他的手背。他差不多没费多大力气就把狼的头勒得紧紧的，他感到绳子一点也没有阻碍自己的动作。

他离开森林的时候，微雨开始降落，正在沉落的夕阳变得模糊不清了。他在林边树下歇了一会儿。他越过野营帐篷看到河流对岸田野上放牧的牛群，也许他终究还是要随马戏团到南方去演出吧。他柔声笑了一下。这是没有道理的。他的关节上布满创伤，他做某些动作时伤口就迸裂流血，即使他能继续忍受，他的衣服也经不起绳子的摩擦了。

马戏团的老板娘试图劝她的丈夫宣布狼被打死的消息，但是不要提起它是被捆绑的人打死的。她说即使在他最红、最受欢迎的时候，人们也不会相信他能徒手毙狼，更何况现在群情愤激，每夜观众的情绪越来越冷淡了，他们一定更不会相信。那天白昼那只狼曾经窥伺一群游玩的孩子，偷袭未成。没有人相信它真的被击毙了，因为马戏团老板饲养了许多狼，他轻而易举地便可以宰掉一只，把狼皮挂在栏杆上，让大家来自由参观。可是他不听劝告，他想借宣布被捆绑的人徒手毙狼的奇迹，以恢复夏季座无虚席的盛况。

那天晚场演出被捆绑的人动作不稳，他在跳跃的时候绊倒了。他爬起来的时候听到观众当中有人轻轻吹口哨并发出嘘声，好像黎明时鸟儿叽叽喳喳的声音。他慌了手脚，他本想来一个迅速起立（夏天他曾经成功地做过两三次），结果绳子绷得太紧，又栽了个跟斗。他静躺了一会儿使自己镇静下来，只听得观众席里的嘘声和嘘声乱哄哄地响成一片。“喂，被捆绑的人，你是怎么打死狼的呀？”有人喊。还有人喊道：“你就是打死狼的好汉吗？”这件事本来离奇，如果他自己来看演出也肯定不会相信。他想他们完全有权利愤怒。一个马戏团，在这个最容易遭到野兽袭击的乍冷季节，让狼逃出来危害人畜，却捏造了一个被捆绑的人

徒手毙狼的荒唐谣言！观众中有好几帮人还是相信的，开始和别人争辩，可是大多数人都以为这整件事是一场拙劣的表演，是一个笑柄。当被捆绑的人站起来的时候，观众席上已经是喧哗声大作，他只听得清个别几个字。他看见人们在他周围蜂拥过来，好像旋风卷起落叶在一个圆形山谷中旋动飞舞一般，而在这个山谷的中心一切都是平静的。他想到最后几天的金黄的夕阳；他想到这么多夜晚的精彩表演建立起来的声誉都毁于一旦，如今只剩下了墓地的莹莹鬼火；他想到虔敬的人在黯淡的古画周围镶的金框。这场突如其来的崩溃使他充满了愤怒。

他们要求他重演搏狼的一幕。他说马戏团演出节目中并没有这个节目，老板也声明他饲养的野兽不是为了杀戮给观众看的。但是狂暴的观众冲破了警戒圈，把他们逼到兽笼跟前。老板娘由观众席打太平门溜出去，设法由另一边绕到兽笼跟前。观众们已经逼迫看管野兽的人把关了一只狼的笼门打开。她一把推开那个看管野兽的人，可是观众们把她往后拽，不让她关上笼子。

“哦，你就是夏天经常在河边陪他睡觉的那个女人啦？”他们喊嚷道，“他是怎么把你搂在怀里的啊？”她也冲着他们喊嚷，他们要是不相信被捆绑的人，那也听便。他们本来就不配欣赏他的高超演技，他们只配看看涂小花脸的丑角插科打诨。

观众们爆发出一阵阵讪笑声，被捆绑的人感到这正是他自从五月初以来早就预料到的。整个夏季一直散发着芳香的东西现在发出臭味了。不过，如果他们坚决要求，他是准备和马戏团里的任何野兽搏斗一场的。他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那样感到和绳子浑然一体。

他轻轻地把那个女人推到一旁。也许他毕竟还是要跟马戏团到南方演出了。他站在打开的笼门前，看见那只身强力壮的狼，从俯卧的姿势霍地站立起来，他听到老板在抱怨展出的野兽又要损失一只。他钻进笼子拍拍手吸引这只野兽的注意，当它挨得很近的时候，他转过身来把笼门使劲关上。那个女人挨近他了，他直视着她。突然他记起了任何人手持锋利器具靠近他，老板总是怀疑这人有谋害他的意图。就在这一瞬间他感到一把刀搁在他手腕上，像秋天的河水（最近几个星期他几乎受不了这么凉的河水）一样凉飕飕的。他想挣脱已经来不及了，绳子松开卷成一团纠缠在他身边。他把那个女人推到一边。但是现在他做的任何动作都没有意义了。以前曾有许多人想给他松绑，想用他们的同情来松懈他的斗志，他都加以戒备。是否他的戒备警惕性还不够高？是否他在河畔躺的时间过久了，